



世界科幻大师丛书
主编：姚海军

巴 泉

「美」保罗·巴奇加卢皮著
梁宇晗等译

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

PUMP SIX 6号泵

[美] 保罗·巴奇加卢皮 著
梁宇晗 等 译

PUMP SIX AND OTHER STORES by PAOLO BACIGALUPI

Copyright: © 2008 BY PAOLO BACIGALUPI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MARTHA MILLARD LITERARY AGENCY

through BIG APPLE AGENCY, INC., LABUAN, MALAYSIA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:

2016 SCIENCE FICTION WORLD

All rights reserved.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6号泵 / (美)巴奇加卢皮 著; 梁宇晗 等译.

-- 成都: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, 2016.3

ISBN 978-7-5364-8317-0

I. ①六… II. ①巴… ②梁… III. ①科学幻想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042647 号

世界科幻大师丛书

6号泵

出品人	钱丹凝
丛书主编	姚海军
著者	[美] 保罗·巴奇加卢皮
译者	梁宇晗 等
责任编辑	宋 齐
特邀编辑	虞北冥
封面绘画	杨伟林
封面设计	李 鑫
版面设计	李 鑫
责任出版	欧晓春
出版发行	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
	四川省成都市槐树街2号 出版大厦 邮政编码: 610031
成品尺寸	140mm × 203mm
印 张	9.75
字 数	230 千
插 页	2
印 刷	成都金龙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版 次	2016 年 3 月第一版
印 次	2016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
定 价	26.00 元

ISBN 978-7-5364-8317-0

■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■

■ 本书如有缺页、破损、装订错误, 请寄回印刷厂调换。

目录

- 001 The Fluted Girl
长笛女孩 加耶译
- 033 Pocketful of Dharma
口袋里的大师 解冰译
- 061 The People of Sand and Slag
沙渣之族 王叶丰译
- 089 The Pasho
帕什 萧傲然译
- 121 The Calorie Man
卡路里人 刘琳译
- 159 The Tamarisk Hunter
桤柳猎人 刘斯万译
- 177 Pop Squad
灭杀小组 萧傲然译
- 209 Yellow Card Man
黄卡人 梁宇晗译
- 255 Softer
柔软 万洁译
- 271 Pump Six
6号泵 姚向辉译

长笛女孩

长笛女孩蜷缩在黑暗里，她紧握的双手小而苍白，里面攥着司提芬最后的礼物。贝拉芮夫人又要找她了。仆人们会像野狗一样在城堡里嗅来嗅去：看看床下，翻翻橱柜，酒架后面也不放过，他们会调动所有的感官，饥渴地猎寻她的气息。贝拉芮从来不知道长笛女孩藏在哪儿，每次都是仆人们找到她。贝拉芮只是在大厅里踱来踱去，吩咐仆人们把她找出来。那些仆人自以为对她所有的藏身地点都已了如指掌。

长笛女孩挪了挪身体。别扭的姿势已经把她脆弱的骨骼扭曲到了极限。她尽可能在狭小空间允许的范围内舒展了一下筋骨，然后又紧紧地蜷了起来，她把自己想象成一只兔子，就像贝拉芮养在厨房笼子里的那些：又小又软，有着湿润而温暖的眼睛，它们可以坐着等上好几个小时。长笛女孩极力忍耐着，全然不顾因为弯折而酸疼的身体。

很快她就得现身了，贝拉芮夫人一旦失去耐性就会把保安总长伯森找来。伯森会带着他的跟班们再来上一场搜捕，他们会来回穿梭，

往地板上喷洒弗洛蒙赋形剂,不放过任何一间屋子,然后跟着霓虹色的轨迹找到她的藏身洞。她得在伯森赶来之前离开。如果让员工们事后浪费时间来擦洗弗洛蒙,贝拉芮夫人照例是会惩罚她的。

长笛女孩又换了个姿势。她的双腿开始隐隐作痛,她怀疑它们会因为过分扭曲而折断。她有时会为自己受伤的原因感到讶异。往桌子上轻轻一撞都能让她浑身的骨头散架,贝拉芮则会因为自己的投资被如此轻率地对待而大发雷霆。

长笛女孩叹了口气。事实上,已经是时候离开她的藏身洞了,但她仍然留恋这样的宁静,这片刻的独处。她姐姐尼娅从来都不懂她。然而,司提芬是理解的——她将藏身洞的事情告诉他的时候,她以为司提芬之所以为她保密,是因为他的善良。现在她才明白,和司提芬的秘密比起来,她的藏身洞根本微不足道。谁也没有猜到司提芬的惊天秘密。长笛女孩转动着手中的袖珍瓶子,摸索着玻璃温润的形状,看着里面琥珀色的液体。毫无疑问,她想他了。

脚步声在藏身洞外回响。金属沉重地刮过石头表面。长笛女孩透过她的临时要塞的缝隙向外窥视着。她在城堡的食品储藏室里居高临下,看着地上胡乱堆砌的杂货。是米瑞安找来了,她用铁杆在冷藏箱后面拨来拨去,里面是贝拉芮晚宴要用的香槟。为了检查冷藏箱后面的壁龛,她用力把它们推到一边,冷藏箱嘶嘶作响,漫出了薄雾。长笛女孩在镇子上只认识米瑞安,那时她们都还是孩子。而现在,她们就像生和死一样天差地远。

米瑞安长大了,她的胸部飞快隆起,臀部变宽,红润的脸颊总是面带微笑,对命运的嘲弄不以为然。她们一起来到贝拉芮这里的时候,长笛女孩和米瑞安一样高。现在米瑞安是位成年女子,被调教得很会取悦男人。她是忠诚的,对贝拉芮来讲是很好的仆从:面带微笑,乐于服务。原本她们都会变成这样的人,米瑞安,长笛女孩和她姐姐尼

娅，三个同时从镇上来到城堡的女孩。但后来贝拉芮决定把她们姐妹俩改造成长笛女孩。米瑞安得以继续长大，而长笛女孩们要成为明星。

米瑞安观察着角落里胡乱堆砌的奶酪和火腿。她小心翼翼地靠近它们，这胖妞的胡乱揣测让正在观战的长笛女孩忍俊不禁。米瑞安举起了像车轮一样大的丹麦奶酪，她往空隙里看去：“利迪娅？你在吗？”

长笛女孩摇头。不在，她在心里回答着。但你猜得不错。如果是一年前，我很可能就藏在那里。如果我用尽全力，应该能挪动那些奶酪。但香槟对我来说就太沉了，我是不会藏在香槟后面的。

米瑞安直起身来，满面的汗水泛着亮光，搬动贝拉芮家的大宗易耗品显然是相当费力的。她的脸活像一只富有光泽的苹果。她抬起手用袖子擦了擦眉毛，“利迪娅，贝拉芮夫人生气了！你这个自私的丫头。尼娅已经在排练室里等你了。”

利迪娅默默地点了点头。没错，尼娅肯定在排练室里，她是姐妹两个之中的好孩子，利迪娅则是坏孩子——他们得费劲去找的那一个。利迪娅是两个长笛女孩都受罚的原因。贝拉芮已经放弃了对利迪娅的直接惩戒。据她的说法，姐妹俩一同受罚即是利用内疚感强迫利迪娅学会服从。这招曾经奏效，但现在已然失效了，因为司提芬走了。利迪娅需要安静，她需要一个没有人看着她的地方，可以独处的地方。她需要待在那片带司提芬来看过的秘密领地，待在他用他惊异而忧伤的眼睛查看过的地方。司提芬的眼睛是棕色的。他看着利迪娅的时候，她觉得他的眼神几乎和贝拉芮的兔子们一样温柔。那是一双让人安心的眼睛，她可以坠入那棕色的眼眸之中而不必担心跌断骨头。

米瑞安重重地坐在了一袋土豆上，她皱起了眉头，这表情当然是做给她潜在的观众看的，“你这个女孩呀，只顾自己，狠毒又自私，让我

们所有人都这样找你。”

长笛女孩点了点头。是的，我是个自私的女孩，她心想。但我是自私的女孩，而你是一个女人，我们虽然年纪一样大，但我比你聪明。你虽然聪明，却不知道最好的藏身洞总在不会有人去看的地方。下面，后面和中间你都找了，就是没有抬头看。我在你头顶上，我看着你，就像司提芬看着我们大家一样。

米瑞安做了个鬼脸，站起身来。“不要紧。伯森会找到你的。”她拂去短裙上的灰尘，“听见了吗？伯森会找到你的。”说完她离开了储藏室。

利迪娅等着米瑞安走远。米瑞安是对的，这让她很头疼。伯森的确会找到她。他每次都找到了，因为她等得太久。悄悄享受的寂静时光总是这么短暂，和贝拉芮失去耐性所需要的时间一样长。贝拉芮一旦叫来她的走狗，就意味着有藏身洞要失守。

利迪娅最后一次用她纤细的手指转动着司提芬给的棕色小玻璃瓶。这是临别赠礼，她明白的，现在他不在了，贝拉芮蹂躏她的时候他也不会安慰她了。泪在眼眶里打转，可她强忍了回去。没有时间哭泣，伯森要找来了。

她把小瓶子按进了一个安全的裂缝里，紧贴着墙上的石头和架子上的粗木板。她把装红扁豆的真空罐缓缓地往后拖，直到挪出她能够通过的空隙。她从一面由豆类罐头排成的墙后面钻了出来，出现在储藏室的储物架顶端。

为了腾出地方，她花了好几个星期拿走后排的罐子，罐子后面的确是好的藏身洞，搜查时总会被忽略。于是她有了一座罐子搭成的堡垒，罐子里装满了扁而天真的豆子，在那屏障后面，如果她有足够的耐心又能忍受弯折，蜷上几小时是没有问题的。她一层一层地往下爬着。

小心呀，小心一点儿，她心想。我们可不想弄断骨头，我们得小心

着点儿。她吊在架子边缘，轻轻地把装得满满当当的红扁豆罐子挪回了原位，接着，她滑过下面的几层架子落在了储藏室的地面上。

利迪娅光脚站在冰冷的石砌地板上，抬头检查着她的藏身洞。嗯，看来没什么问题。司提芬的礼物在上面是安全的。看起来没人能挤进那几英尺宽的地方，即使是纤细的长笛女孩也不行。没有人能想到她会把自己完美地折进那么小的地方去。她像老鼠一样轻巧，有时会缩进让人意想不到的角落里。而这全拜贝拉芮所赐。她飞快地转身离开储物间，哪怕被仆人们抓住，也绝对不能待在她唯一剩下的藏身洞附近。

等利迪娅到了宴会厅，她觉得自己或许可以偷偷跑进练习室而不被发现。如果这样也许不会被惩罚吧。贝拉芮对她喜欢的人宽厚有加，但如果喜欢的人让她失望了，她又绝不通融。虽然利迪娅太过纤弱不能责打，但还有其他的处罚方式可供选用。利迪娅想起了司提芬。想到他再也不会被贝拉芮折磨了，她感到一丝欣慰。

利迪娅沿着宴会厅的边缘匍匐前进，蕨类植物和盛开的兰花为她作了掩护。在郁郁葱葱的花与叶间，她时不时能瞥见长得看不到边的乌木餐桌，这桌子每天被仆人们擦得光可鉴人，永远得体地摆放着闪闪发光的银器。她四下打探着巡查者的身影，厅里却空无一人。

草木馥郁而温暖的气息让她想起了夏天，尽管城堡周围的山脉都被寒冬凌虐。她和尼娅小时候——在手术之前——她们曾经在山间奔跑，在松树林里穿梭。那时她们在兰花丛里嬉戏，她轻快地边跑边看：一株来自新加坡；一株来自金奈；另一株，有着虎皮般的条纹，是贝拉芮基因工程的产物。她触摸着精致的虎纹花朵，欣赏着它异常生动的颜色。

我们是美丽的囚徒，她看着兰花心想，和你一样。

随着蕨类植物的一阵颤动。一个男人突然出现在植物丛中，他像狼一样跃到了她面前，双手扳住了她的肩膀，手指陷入了她毫无血色的皮肤里。被掐到的地方神经渐渐麻痹，利迪娅微微喘着气。伯森将她按下的时候，她像蝴蝶收起双翼一般瘫倒在了页岩石板上。

她贴着石板啜泣，她被伯森的伏击吓到了，心脏猛烈地跳动。她呻吟着，在他施加的压力下瑟瑟发抖，脸紧贴着城堡光滑的灰石板。在她旁边的那块石板上，躺着一朵粉心白瓣的兰花，是伯森无意中打下来的。

过了好一会儿，伯森确信她顺服了，才缓缓地放开她。施加在她身上那不堪承受的重量慢慢减轻，这过程就像坦克从被碾碎的小屋上开走一样。利迪娅强迫自己坐起身，然后站了起来。利迪娅是战战兢兢面无血色的精灵，而贝拉芮的保安总长是一头渐渐逼近的阴森的怪兽，她在他面前显得异常弱小。

伯森山一般庞大的身躯由肌肉和疤痕崎岖地堆砌而成，所有的突起都充满力量，所有沟壑都饱含愤怒的战意。米瑞安闲谈的时候说他从前是个角斗士，但鉴于她太爱想入非非，不足为信。利迪娅则怀疑他的疤痕是训练的时候教官给弄的，就像她所受的处罚都是贝拉芮安排的一样。

伯森将她的手腕扣在他坚如磐石的手中。和他一向刚硬的用力方式相比，这一握已经非常轻柔了。从最初那次灾难性的破坏之后，他已经学会了控制力道不让她的骨头散架。

利迪娅挣扎着，试图让手腕摆脱他的束缚，然后她接受了自己被俘的事实。伯森跪坐下来，降到和她同样的高度，用镶了红圈的眼珠观察她。改进后性能增强的虹膜布满了血丝，扫描着她皮肤散发出的红外线脉冲。

绿色的伪装色逐渐从伯森伤痕累累的脸上褪去，摆脱掉石头和枝

叶的颜色后，他周围其实空无一物。然而，握着她手腕的那只手颜色渐渐变得苍白，像是扑上了面粉，和她皮肤的白色正相匹配。

“你藏到哪里去了？”他的声音隆隆作响。

“我哪儿也没去。”

伯森眯起了他的红眼睛，眉头紧锁，像是一道道写满质问的鸿沟。他闻了闻她的衣服，寻找着线索。他将鼻子凑近她的脸，她的头发，他嗅了嗅她的双手。“是厨房。”他低声说道。

利迪娅向后一缩。他用红眼睛仔细地观察着她，探寻着更多的细节，监视着她皮肤无意识的反应，任何一抹证据也无法逃过他窥探的双眼。伯森弯起了嘴角。他身上的猎犬基因让他在搜寻的时候充满了野蛮而凶残的愉悦感。很难判断这个男人哪里像豺，哪里像狗，哪里是人。总之他的乐趣就是搜寻、捕获和屠杀。

伯森挺直了身子，得意扬扬。他从口袋里拿出一只钢制的手镯。“我有东西给你，利迪娅。”他啪的一声将这饰物扣在利迪娅的手腕上，它在她细瘦的胳膊上扭动着，像蛇，锁上的时候发出了叮的声响，“躲藏到此结束。”

一股电流爬上了利迪娅的手臂，她尖叫起来，当电流穿过她的身体，她不停地颤抖。电流切断的时候伯森扶住了她。他说：“我讨厌没完没了地帮贝拉芮找她的财产。”

他笑了，嘴抿成一条弧线，他推着她往练习室走去。利迪娅则任凭自己像牲畜一样亦步亦趋。

伯森把利迪娅带到贝拉芮面前的时候，她正在演出大厅里。仆人们在她身边忙碌着：摆桌子，搭建圆形舞台，安装照明。墙壁就悬挂在通了电的白纱里，它是一层翻滚着的带电空气，有仆人接近的时候它会噼啪作响并爆出火花。

贝拉芮正连珠炮似的向她的宴会筹备助理下达命令,似乎无暇欣赏正在她周围构建的梦幻世界。考虑到人类活动会产生热量,她的黑色防护甲领口是敞开的。她百忙之中飞快地扫了伯森和利迪娅一眼,旋即把注意力转回了正在数字平板上奋笔疾书的助理身上,“我希望今晚一切都完美无缺,塔妮娅。一丝乱也不能有,一点错都不能出,务必要尽善尽美。”

“是的,夫人。”

贝拉芮微微一笑。她的美貌是数学建模的成果,基于专题小组的讨论和可以追溯到好几代以前的整容传统。多管齐下的鸡尾酒疾病预防法,净化细胞的肿瘤抑制剂和“热微瑕”,让贝拉芮的外貌维持在二十八岁,而利迪娅的“热微瑕”疗法则把她冻结在了青春期的第一次阵痛里。“还有,要把弗农伺候周全。”

“他会不会想要人陪?”

贝拉芮摇头,“不会。他只想骚扰我,这我确信。”她哆嗦了一下,“令人作呕的男人。”

塔妮娅哧哧地笑,经贝拉芮冷眼一望便赶紧收住了。贝拉芮环顾演出大厅,“这里面要应有尽有。食物,香槟,能想到的都准备好。我要让他们挤在一起,这样女孩们演出的时候他们才能感觉到彼此的存在。要让他们挤得紧紧的,越亲密越好。”

塔妮娅点点头,飞快地在平板上做好记录。她极具威仪地敲着屏幕下达指令。与此同时,仆人们也已经通过耳机收到了消息,正在对女主人的要求做出反应。

贝拉芮说:“准备好味蕾刺激素,和香槟一起,它能勾起他们的食欲。”

“这样就办成狂欢宴了。”

贝拉芮大笑,“没关系。我要让他们记住今晚,记住我们的长笛女

孩。特别是弗农，要让他记清楚。”她的笑声停止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僵硬的微笑，她激动地尖声说道：“等他发现她们是怎么一回事的时候，一定会怒不可遏。但不管怎样，他会想要得到她们。而且他得和其他人一样通过竞价达成目的。”

利迪娅望着贝拉芮的脸。她好奇这女人是否知道，刚才的那一通宣泄清楚地暴露了她对悬垂娱乐公司总裁的看法。利迪娅见过他，那时她躲在窗帘后面。她和司提芬看到弗农轻抚着贝拉芮，贝拉芮起初对他的触碰感到厌恶，然后就屈服了，她使出自己所剩的演技扮演被迷住的女人。

是弗农·韦尔让贝拉芮成名的。他承担了她身体重塑的所有费用，把她捧成了明星——就像贝拉芮如今往利迪娅和她姐姐身上投钱一样。但韦尔老爷帮人是有条件的，他像极了与浮士德做交易的魔鬼。韦尔从贝拉芮身上找乐子的时候，司提芬和利迪娅一直在旁观看，他悄声告诉她，等韦尔一走，贝拉芮就会叫他过来把刚才那一幕重演一遍，这一次司提芬是受害者，他也会做戏，和贝拉芮一样，装成甘愿就范的样子。

利迪娅的思绪中断了，贝拉芮把目光转到了她身上。尽管贝拉芮把细胞愈合剂当成糖豆往嘴里塞，司提芬袭击时留在她咽喉处的刺目伤痕依然可见。利迪娅觉得她一定为这格格不入的伤疤烦恼不已。她撇起嘴唇，把防护甲的领口往中间拉了拉遮掩住伤口。她绿色的眸子透过微阖的眼帘注视着利迪娅，“我们一直在找你。”

利迪娅垂下头来，“我很抱歉，女主人。”

贝拉芮伸出一根手指勾住长笛女孩的下巴，把她对着地板的脸往上抬，直到她们四目相对。

“该罚你浪费我的时间。”

“是的，女主人。我很抱歉。”长笛女孩垂下了眼帘。贝拉芮不会

打她,因为修复起来太昂贵了,她在想贝拉芮是会用电击还是禁闭,又或者有其他设计精妙的羞辱方式。

贝拉芮没有下令,她指着钢制手镯问道:“这是什么?”

伯森没有被她的问题吓退。他没有畏惧感。他是唯一一个没有畏惧感的仆人,利迪娅挺欣赏他这一点,但觉得他除此之外一无是处。“追踪她用的,也用来电击。”他微笑着,对自己十分满意,“不会造成任何物理破坏。”

贝拉芮摇头道:“今晚我需要她白玉无瑕,什么首饰也不能带。摘下来吧。”

“她会藏起来的。”

“不会的,她也想做明星。她现在可乖了,是吧,利迪娅?”

利迪娅点了点头。

伯森耸了耸肩,拿下了手镯,表现得泰然自若。他把满是伤痕的脸凑到利迪娅耳边,“下次别藏在厨房了,我会找到你的。”他说着走到一边,心满意足地微笑着。利迪娅眯眼看着伯森,心想这次是她赢了,因为伯森还没有找到她的藏身洞。但伯森又对她笑了笑,这让她拿不准他是否已经知道了,是否正像猫玩弄负伤的老鼠一样玩弄着她。

贝拉芮说:“谢谢你,伯森。”她顿了顿,打量着这个看起来像男人但行动起来如野兽一般敏捷的庞然大物,“你有没有加强我们的安全防护?”

伯森点了点头,“您的封地很安全。我们正在彻查其余人员的背景。”

“你有没有查到什么?”

伯森摇了摇头,“您的员工都爱您。”

贝拉芮提高了嗓音,“我们当初对司提芬也是这个看法,结果现在

我在自己的封地里面都得穿防护甲。我不能以不受欢迎的形象出现，这太影响我的市价了。”

“这次我考虑得很全面。”

“如果我的股票下跌，弗农就要给我装触感线。这我决不接受。”

“我明白。不会再有任何疏忽。”

贝拉芮皱着眉看了看将她笼罩在阴影里的巨人，“很好。那么，来吧。”她示意利迪娅跟她走，“你姐姐一直在等你。”她牵着长笛女孩的手，带她走出了演出大厅。

利迪娅回头看了一眼，没有看到伯森。仆人们正忙着用分盆后的兰花布置餐桌，但伯森消失了。他要么和墙皮融为了一色，要么飞速执行安保任务去了。

贝拉芮拽着利迪娅的手，“你让我们好找啊。我还以为又得喷费诺蒙了。”

“我很抱歉。”

“这次算了。”贝拉芮低头对她微笑，“你紧张吗？今晚表演的事儿。”

利迪娅摇了摇头，“不紧张。”

“真的？”

利迪娅耸了耸肩，“韦尔老爷会买走我们的股票吗？”

“如果他出价够高的话。”

“他会出高价吗？”

贝拉芮笑了，“我想他会，一定。你很特别，和我一样。弗农喜欢收集独特的美。”

“他是个什么样的人？”

贝拉芮的笑容僵住了。她抬起头望着横穿整个城堡的通道，“当时我还是个小女孩，比你现在年纪还要轻，远未成名时。我到游乐场

玩儿,有个男人看着我荡秋千。他想做我的朋友。我并不喜欢他,但一靠近他我就头晕目眩,不论他说什么都显得在情在理。他浑身散发着异味,但我没法从他身边离开。”贝拉芮摇了摇头,“后来别人的妈妈把他赶走了。”她低头看着利迪娅,“明白吗?他喷了化学古龙水。”

“走私来的?”

“是啊,从亚洲弄来的。在这里不合法。弗农就是那样,你起着鸡皮疙瘩,却抵挡不住他的诱惑。”

“他骚扰你。”

贝拉芮不太高兴地看着利迪娅,“他只是喜欢我同时具备老太婆的阅历和年轻女孩的身体。其实他不挑的,任谁都会摸上几把。”她微微一笑,“但他也许不会碰你。你太珍贵了,不可亵玩。”

“是太孱弱吧。”

“别说得这么凄惨。你是世所罕有的,我们要让你成为明星。”贝拉芮贪婪地望着她的宠儿,“你的股票会上涨,然后你就是明星了。”

贝拉芮的客人们陆续到来时,利迪娅在她的窗口观望。一辆辆飞行车组成车队在安全护航下蜿蜒而至,它们在低空滑行着越过松林,红红绿绿的车灯在黑暗中不停闪烁。

尼娅走过来站在利迪娅身后,“他们来了。”

“是的。”

雪厚厚地凝结在树上,像层层叠叠的奶油。偶尔掠过的蓝色探照光束照亮了积雪和树林的暗影;是伯森的滑雪巡逻队,他们希望侦察到示警的红色散发物,顺势揪出蜷伏在松树阴影下的入侵者。光束扫过了滑雪缆车那年代久远的残骸,它是从镇上沿着轨道上来的,已经锈蚀变形,悄无声息,只有风吹动椅子的时候,缆绳会连带着晃一晃。空荡荡的椅子在寒风中无精打采地晃动着,是贝拉芮影响力下的又一

受害者。贝拉芮讨厌竞争。现在,她是山下幽深的山谷里那个闪闪发光的小镇的唯一资助入。

“你该换衣服了。”尼娅说。

利迪娅转过身来仔细端详着她的双胞胎姐姐:深邃的黑眸从精灵般的眼睑间回望着她。她肤色苍白,色素完全被剥离了。她很瘦,精巧的骨骼结构因此纤毫毕现。这一点是与生俱来的,她们两个都是,骨头是她们自己的。当初她们就是因为这一点吸引了贝拉芮,那时她们才十一岁,刚好到了贝拉芮能从父母那里将她们夺走的年纪。

利迪娅转身望着窗外。在幽深而狭窄的山谷深处,小镇闪烁着琥珀色的微光。

“你想它么?”她问道。

尼娅凑近了一点,“想什么?”

利迪娅朝那散发着微光的宝石点了点头,“镇子啊。”

她们的父母是吹玻璃的匠人,以这门在高效生产时代被淘汰的古老技艺为业,在呼吸间创造出精巧的艺术品,砂子在他们的注视和引导下变成了流动的液体。他们搬来贝拉芮的封地是为了获得资助,就像镇里的其他工匠一样,比如陶匠,铁匠,漆匠……一旦贝拉芮的同行们关注了某位艺术家,他的影响力就会增加。尼尔斯·金凯德就是因为讨了贝拉芮的欢心而发了大财,但凡她想要的,他都一一办到。他给她的要塞装上手工打造的铁门,在她的花园里埋伏了让人惊喜的铁雕:夏天的时候,狐狸和孩子们(铁雕)在鲁冰花和附子花丛中若隐若现,到了冬天,每当强风吹走积雪,他们就会出现。现在尼尔斯名气大得快要能够发行自己的股票了。

利迪娅的父母为了获得资助而来,但贝拉芮审视的眼光并没有落在他们的技艺上。出乎意料的,她看中了他们一对双胞胎女儿的生物学变异:纤弱娇小,金发白肤,她们被封地的山林奇景所吸引,正用矢